

王旭明： 希望未来发言人和公众的语言再接再厉，不再像自己一样受关注

我没傻到不懂官场规则

一个部委新闻发言人的谢幕，一家有着57年历史的严肃报纸专门为他独立发行了一张彩色专刊，准确地说只是报纸的一面，有报头，对开的两个版，而另一面的两个版则为空白。这在中国新闻史上，是史无前例的。

21日上午，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手拿着这份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报纸，对记者说，“就是中国青年报的社长，也没有这一份报纸。因为仅仅印刷了一张，它就在我手里。”

23日上午，王旭明正式前往语文出版社出任社长一职，在他即将赴任之际，记者与他进行了一次对话。



● 长期以来，处于聚光灯下，风口浪尖，对我的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都有很大影响，现在去出版社，应该比较清静，非常好。

● 有流泪的时候吗？有。有滂沱的时候吗？有。对我最大的鼓励其实来自于媒体。

● 如果照本宣科念文件准确但传播效果只有10分，而个性化语言可能不那么准确但传播效果能达到90分，我宁愿选择后者。

● 我是很傻，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还不了解的地步。选择了这个位置，就不能只讲“官话”。

最大鼓励来自媒体

中青报组织了50多位记者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，那是我流泪最多的一天

记者：你对这个工作是留恋的，媒体对你也是不舍的。这几天流过泪吗？

王旭明：有流泪的时候吗？有。有滂沱的时候吗？有。对我最大的鼓励其实来自于媒体。我是不轻易流泪的，平时非常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尤其是在公众面前。但那天是流泪最多的一天。那天中青报组织了50多位记者，有的甚至是只见过一面的记者，由他们社长带队，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。他们社长还亲自颁发了聘任我为高级顾问的聘书。7月18日，这张只有一面的报纸，他们只印了一张。他们在这上面写有一些非常有意

思的话，比如：“本报沉痛宣告：我们的朋友王旭明今天正式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。”

记者：你觉得媒体对你的这种偏好是源于你个人还是源于你的工作？

王旭明：两者都有吧。上周五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离任的那天，白岩松给我打电话，说要隆重为我送行。当天我参加了5场活动，收到150多条短信，我逐一进行了回复。当天，白岩松用这样四个字来评价，说我是“用心做事”，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。在中国，要“用心做事”尤为可贵，如果每个人都是“用心做事”，我们这个国家将会变得多么美好。

少讲“官话” 贴近公众

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各级政府强力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，保质保量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

记者：你是不是觉得新闻发言人应该说少说“官话”？

王旭明：新闻发言人不能只讲“官话”。应该多说与公众更贴近的话。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很多是从平级官员中选拔的。说“官话”可能多些。我希望，我国政府官员在若干素养中加上一条新闻素养，建议以后公务员考试里增加这方面的内容。我觉得任何一个官员都应该直面媒体，该见的时候不见，该说的时候不说，这不应成为常态。官员应该学会与媒体打交道。离开新闻发言人的岗位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各级政府强力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，保质保量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。

记者：在你的心目中，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？

王旭明：一个新闻官，最重要的能力，是本部门的沟通、组织策划与协调能力，得“学会说话”。这四个简单的字，要做到太难了。对内，包括对上司、对下属、对部门其他人；对外，包括对媒体，对其他部门，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”，是高级交流技艺。不仅要懂政治、懂政策，还要懂新闻学、传播学、公共关系学等基本知识。只知道政治和政策，绝对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发言人。

陆游在回答他儿子想学诗时说：汝果欲学诗，功夫在诗外。我现在可以说，若想当好发言人，功夫在发言人之外。

记者：你觉得这样的要求高吗？

王旭明：不高，这是最基本的。

记者：您觉得除了您之外，还有哪些比较出色的新闻发言人？

王旭明：我可不能这么说自己，这么一说我接的拍砖就会更多了。国内优秀新闻发言人不少，但我国目前的新闻发言人的确还有很大提高空间。

记者：你有哪些经验可以对你的继任者或者其他的发言人介绍？

王旭明：寄希望于未来发言人好运，能够更胜我一筹，希望未来的发言人和公众的语言再接再厉，不再像我一样受关注。

据《东方早报》

个性说法未受批评

上级领导没有说过，倒是有很多朋友，很好的朋友说过，说不要再说了

记者：有人说你在这个位置5年，已经是个奇迹。您自己认为呢？

王旭明：我5年多新闻发言人的经历，明显地感受到，大话空话没多少意义，我喜欢说实话。政府有很多好政策，淹没在会议中、文件中。我的切身感受是要让它们从会议中、从文件中走出来。好的东西怎么说？不仅是新闻联播，不仅是人民日报头条。我们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，这5年多来我做过很多尝试，从开始的新闻发布会，到后来做节目，网站做客，把发布会开到田间地头等10多种，是我们不断琢磨的结果。

我一直在说，立场是政府的，语言是自己的。这10个字听上去非常简单，但实践起来非常难，而最大的阻力则来自于自我。我曾经说过，我是很傻，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还不了解的地步。但是选择了这个位置，就不能只讲“官话”，要不然就不要做这种选择。

选择照本宣科念文件还是用自己个性化的

的语言来表达？如果说前者的准确但传播效果只有10分，而后者可能不那么准确但传播效果能达到90分，我宁愿选择后者。

当然，在这个位置上，如果不是领导的支持，部长的支持，我可能两年都干不下来。我很热爱这个工作，这几天我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，就是想最后再努力，希望这个制度往前再推进一步。这个制度太好了。有人说，你们定时定点开新闻发布会，太僵化，不灵活，没有内容就不要开了。我不同意，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保证，没有一定形式，这两年我们的26场新闻发布会，可能有20场都不用开了。

记者：教育部长会不会就你某次个性表达而说过你？家人有没有对你说过“少说点”之类的话？

王旭明：上级领导没有说过。倒是有很多朋友，很好的朋友说过，说不要再说了，我80岁的父母也为我担忧。但我只是默默地听着，也不反驳，我由衷感谢。

新任发言人今天将亮相

是教育部第二位女发言人

22日教育部正式宣布续梅就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、教育部新闻办主任和新任新闻发言人。教育部前任发言人王旭明前往语文出版社担任社长一职。如果没有变化，续梅将于25日下午3时教育部定时定点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公开亮相。

续梅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。今年4月开始担任教育部直属的《人民教育》杂志社副总编辑（副司级）。她是教育部第四位发言人，第二位女发言人，也是《中国教育报》走出来的第二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。续梅于2003年任《中国教育报》基础教育部主任，此前在该报党办做行政工

作。这样的经历与前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有类似经历，王旭明在《中国教育报》也是先在办公室担任行政工作，而后到《中国教育报》总编办担任主任。

《中国教育报》总编室的一位编辑介绍说，“续梅比较温和，挺不错的一人”。

据《新京报》



欲哭无泪不是委屈

我的工作还没做好，我确实特别留恋，特别热爱这个工作

记者：你用“欲哭无泪”来形容自己的心情，调动工作是不是有委屈？是不是和你的个人言论有关？

王旭明：我有委屈吗？我没有委屈啊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“欲哭无泪”的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。我确实特别留恋，特别热爱这个工作。按理说，离开时我应该哭。但我欲哭无泪，因为要离开接受新的工作，失落难免。但热爱和永远干这个工作还不一样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再说了，我的职位还上升了，有人说是明升暗降，我不同意。

记者：什么时候通知你要调动的？你又如何接受的？

王旭明：3周前的周五，当时领导来征求我的意见。经过周六、周日两天的考虑，到了周一，我就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。

虽然不舍得离开，但作为党的人，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。我是理想人，也是世俗人，毕竟现在还提了一级。

记者：你当新闻发言人这5年来，一直都是焦点，新的工作可能不会再是焦点，能适应吗？

王旭明：长期以来，处于聚光灯下，风口浪尖，对我的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都有很大影响，现在去出版社，应该比较清静，非常好。不管适应还是不适应，我都要作出调整。最完美的人，是人在临死前的状态，因为作为个人，他经历得最多。我希望我感受尽可能的感受，经历尽可能的经历，争取完美状态。